

205-206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name,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五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六

金

宋室諸儒即歿寥寥二百餘年幾於絕響然金元諸君子卒多明經譚道衛正祛邪宗程朱而演聖脉者惡可以出處進退而梁黜之余因錄其顯著者以上紹宋儒之統下啓 昭代文明之盛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數尺大

賣文狀通考

字一時目為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  
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弱冠入太學  
遂有文名南渡後寓居鄆蔡間入遂平西山始以古學  
自力博通五經於易春秋為尤長興定未試開封府詞  
賦第二經義第一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雖婦人小  
兒皆知其名及廷試以誤黜遂隱居不為科舉計正大  
初侯摯趙秉文連章薦之特賜盧亞榜進士第以病未  
拜官歸再授大常寺大祝權博士俄遷應奉翰林文字  
九疇性資野逸高蹇自便度終不能與世合復謝病去

居鄆城天興元年元兵入河南挈家走確山為兵士所  
得驅至廣平病卒年五十九疇初研經義學易後喜邵  
堯夫皇極書因學筭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  
與名醫張子和游其所著述為文精密奇健詩尤工綴  
後以避謗忌持戒不作明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太原  
常添壽劉滋劉微張漢臣後皆無稱獨知幾能自樹立  
趙秉文以微君目之而不名

元好問字裕之系出拓拔魏大原秀容人七歲能詩年十  
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

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謂  
近代無此作名震京師興定五年登第授內鄉令正大  
中歷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  
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為文有繩尺備衆體  
其詩奇崛而絕雕剗巧縵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沉鬱七  
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長  
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  
問蔚為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盡趨其門所著文章  
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

自警十卷以金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史已所  
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為撰  
述為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不傳  
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允金君臣遺言往  
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  
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  
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元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唐季自天台來徙宋南渡後

讀文獻通考

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特節分符先後相望魯祖棗欽  
州司法參軍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知福州閩縣事父  
居仁淳祐丁未進士知台州軍事皆以文辭政事絕出  
四方至長儒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橫  
律令章程無不包羅撰序咸淳中從外舅徐道隆入蜀  
銓試第一名授迪功郎監重慶府酒務俄用制置使朱  
禎孫之辟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與高彭李湜梅應春  
等號南中八士已而復拜福州州倅會宋亡退棲永康  
山中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有司強起至京待詔集

賢院既而召見內殿拜集賢修撰與宰相議不合改教  
授揚州至大元年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延祐元年轉  
兩浙鹽司丞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長孺  
初師青由余學古學古師王夢松夢松傳龍泉葉味道  
之學味道則朱熹弟子也淵源既正益遊四方訪求肯  
趣始信涵養用敬為最切為人光明宏偉專務心學慨  
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  
者慕之有如飢渴方獄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  
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為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壹發

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版焜煌照耀四  
裔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鄉闈取士屢司  
文衡貴實賤華文風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一旦與北隣  
別去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  
衰何為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  
夜半正衣冠坐而逝年七十五所著書有瓦缶編南昌  
集寧海漫抄顏樂齋藁行於世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宋咸淳甲戌登進士授寶慶府簽  
書判官未上而宋亡世祖初得江南求宋遺士用之尤

重進士以故相留夢炎為尚書召甲戌狀元王龍澤為  
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朋來澤榜進士聲名不在澤下然  
不肯表暴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取  
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豫章名公卿皆以賓禮延見廉  
希憲之子惇為叅知政事師禮事之朋來和而不肆介  
而不狃與群賢講經義無虛日儒者咸倚以為重朝廷  
以東南儒學之士唯福建廬陵最盛特起朋來連為兩  
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  
制器定辭必則古式既滿考以常格調建安縣主簿不

赴學者稱為天慵先生門人日盛旁近舍至不能容朋  
來懇懇為說經旨大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者多為  
聞人延祐初詔以進士科取士請為考試官則曰應試  
者十九及吾門不可其後江浙湖廣皆禮請為主文及  
對大廷其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初朋來以周禮首薦  
卿郡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載記者又鮮朋來屢以  
為言蓋朋來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禮學  
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宗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大  
廟銳意於制作樂之事翰林學士元明善以朋來薦禮

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  
樂之事最關世教若天文地理方技名物度数靡不精  
究子太古鄉貢進士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家安陽宋魏忠獻王琦之八世  
孫高祖左司郎中膺胄扈從南渡家於越性天資警敏  
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  
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及長博綜群  
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莫不究其根抵而於儒先性理  
之說尤深造其間域其為文辭博達雋偉變化不測自

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戶外屢至無所容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為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為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顧力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凡口授指畫不為甚高論而義理自勝士有一善必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性出無與焉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章穉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云憲府嘗舉為教官謝曰

幸有先人之弊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不赴暮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於斯世郡之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往咨訪性從容開導動中肯綮裨益良多卒年七十有六南臺御史中丞月魯不花嘗學於性言性法當得謚朝廷賜謚莊節先生其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首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

程端禮慶元人字敬叔穎悟純篤十五歲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慶元自宋季皆尊尚陸九淵之學者禮獨從史



蒙卿游以傳朱氏明體適用之指學者及門甚衆仕為  
衢州路儒學教授卒年七十五弟端學字時叔通春秋  
登至治辛酉進士第授儒居縣丞尋改國子助教動有  
師法學者以其剛嚴方正成嚴憚之遷太常博士命未  
下而卒後以子徐貴贈禮部尚書所著有春秋本義三  
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春秋或問十卷

吳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總州知學即善記覽工詞章  
才思涌溢發為歌詩清麗俊逸弱冠因讀宋儒真德秀  
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為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嘗

以持敬致和之說質於同郡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殊  
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履益深大抵務在發揮義理而  
以闢異端為先務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縣丞遷  
池州建德縣尹中書左丞呂思誠侍御史孔思立力薦  
之召為國學助教尋陞博士其為教一本朱熹之旨而  
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人人自以為得師丁內憂歸  
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終於家所著有易詩書雜  
說春秋胡傳附辯戰國策校註敬鄉錄及文集二十卷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讀書過目成調終身不

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曆醫藥算數之學宋  
咸淳初文圭年十八歲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  
學者稱之曰墻東先生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九一  
再中鄉舉文圭為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際  
東南學者皆宗師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  
果行卒年八十五文圭為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於  
地理考覈甚詳凡天下郡縣沿革人物土產悉能默記  
如指諸掌先屬續一日語門人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  
年後必有兵變慘於五代吾死當葬於不食之地勿樹

使人不知吾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塚墓盡  
發人乃服其先知有墻東類藁二十卷

梁益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後徙江陰與陸文圭同里博洽  
經史而工於文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務學徒不  
遠千里從之自文圭既卒淅以西稱學術醇正為世師  
表者惟益而已益所著書有三山藁詩緒餘史傳姓氏  
纂又有詩傳旁通發揮朱熹氏之學為精年五十六卒

周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宋太學生初金華王  
栢以朱熹之學主台之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楊珏陳

天端車若水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之受性理之  
旨敬孫嘗著易象古尚書補遺春秋類例仁榮承其家  
學又師珏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為文章用薦者署美  
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聚徒  
講道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為變後辟江浙行省掾史省  
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子博士遷翰  
林修撰陞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作卒  
年六十有一

孟夢恂字長文黃巖人與周仁榮同師事楊班陳天瑞夢

恂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行事四方游從者皆服焉  
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設策禦  
寇救鄉郡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未受命  
而卒年七十四朝廷賜謚號曰康靖先 所著有性理  
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海雜錄五十  
卷

陳旅字象仲興化莆田人先世皆以儒學稱旅幼孤資稟  
穎異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旅得所依於書無所不  
讀稍長負笈至溫陵從鄉先生傳古直游聲名日著薦

為閩海儒學官適御史中丞馬雍古祖常使泉南一見  
竒之謂旅曰子館閣器也胡為留滯於此因相勉遊京  
師既至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為文慨然嘆曰此  
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朝夕以道  
義學門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為多與祖常交口遊譽  
於諸公間咸以為旅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中書平  
章政事趙世延又力薦之除國子助教居三年考滿諸  
生不忍其去請於朝再任焉元統二年出為江淞儒學  
副提舉至元四年入為應奉翰林文字至正元年遷國

子監丞階文林郎又二年卒年五十有六旅於文自先  
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必  
求合於古不徒以徇世好有文集十四卷行世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刺魯氏隸軍籍蒙古萬戶府世  
居開州濮陽縣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為卦  
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  
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為名久  
之坦辭曰余不能為爾師群經有諸子說具在歸而求  
之可也弱冠即以斯文為己任鄉之學者來相質難隨

續文獻通考  
問隨辨咸解其惑於是中原之士聞而從游者日益衆  
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既  
畢辭歸已而復起為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病免及還  
四方之來學者至千餘人其為教專事講解務真知力  
踐不屑事舉子詞章異端之徒亦棄其學而學焉十八  
年河南賊蔓延河北伯顏言於省臣將結鄉民什伍自  
保而賊兵大至伯顏乃渡漳北行邦人從者數十萬家  
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顏名士生劫以歸誘以富貴伯顏  
罵不弭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既死人

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心賢  
士乎乃納心於腹中覆墻而揜之有司上其事贈奉議  
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謚文節太常謚議曰伯顏無城  
守之責而死可與江州守李黼一律又無在官之責而  
死可以西臺御史張桓並駕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  
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為確論伯顏平  
生修輯六經多所著述皆燬於兵

瞻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國人國既內附大父魯坤東遷豐  
州太宗時以材授真定濟南等路監權課稅使因家真

定父幹直始從儒生問學不干仕進瞻思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千言叱弱冠以所業就正於翰林學士承旨王思謙之門由是博極羣籍見諸踐履皆薦實之學延祐初詔以科第取士有勸其就試者瞻思笑而不應既而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承旨劉賡叅知政事王士熙交章論薦泰定三年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於龍虎臺春遇優渥時倒刺沙柄國西域人多附焉瞻思獨不往見倒刺沙屢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天曆三年召入為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宗問所著述

明日進帝王心法一書文宗稱善詔預脩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諭留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之至元二年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即上封事十條皆一時羣臣所不敢言者分巡雲南及除僉浙西肅政廉訪司事改僉浙東又除江東副使所至藩臣震悚十年召為秘書少監議治河事辭疾不赴十一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四二十五年皇太子撫軍冀寧承制封拜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謚曰文孝瞻思邃於經而易學尤深至於天文

地理鍾律算教水利旁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饋  
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述有四書闕疑  
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詣鎮陽風土記續  
東陽志重訂河防通議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哀宗  
記至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及文集三十卷藏於家  
劉因容城人父述讀書無所不通因承家學又天資穎悟  
留心性理之學家雖貧一介不苟取隱居教授至元間  
徵授右贊善大夫卒贈翰林學士謚文靖封容城郡公  
號靜修先生

姚文獻名樞字公茂柳城人復遷洛陽少力學有王佐畧  
元太宗詔從揚惟中南伐拔德安得程頤朱熹書賜金  
符為燕京行臺郎中棄官携家至輝州錄程朱所註書  
以歸世祖召至待以客禮首陳八月十三條皆帝王治  
平之道世祖奇其才動必召問且今授世子經世祖即  
位以樞為東平宣撫使二年拜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  
丞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十三年拜翰林學士丞旨十  
七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蚤年肆力於學受業金履祥之門讀

四書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讀詩集有名物抄八卷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靡不該貫其教人也忠誠諄懇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獨不以科舉文字授人曰此義所由分也且薦於孝友有絕人之行中外名臣利論列於朝而郡復以遺逸應詔皆莫能致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得謚文懿世稱為白雲先生

吳澄字幼清崇安人自幼知用力聖賢之學仕元至翰林學士封臨川郡公著述有易春秋禮記尚書纂言學基

學統私錄支言集易外翼孝經章句諸書又校正皇極經世書并大小戴記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學者稱為草廬先生卒謚文正

按吳草廬許魯齋二先生纂遺文於既絕闡正學於將湮不獨高步當年亦且連衡孔室近以出處之故而議其從祀隨黜隨復復之宣德而又黜之嘉靖何士論之先後舛雜哉

趙汭字子常休寧人嘗受業於九江黃楚望究心春秋作春秋屬辭以著聖人筆削之義作春秋集傳以明聖人



經世之志著左氏補註十卷師說三卷以為學者用力之階洪武初召修元史

許衡字仲平懷慶河內人號魯齋先生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太奇之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

既逃難岨崂山始得易王輔

嗣說兵亂中

身體而力踐之出入經傳泛濫

老釋下至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

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仲平默於中手

契

於

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

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

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

先生命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既移家蘇門依姚樞以

便講習及樞被徵仲平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凡喪

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元憲宗四年

世祖出王秦召仲平為京兆提學時年四十六秦人新

脫於兵欲學無師聞仲平來莫不喜幸郡縣皆建學世

續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七  
祖南征乃還懷慶學者攀留不得從送臨潼而歸中統  
元年世祖即位召仲平為太子太保改命國子祭酒未  
幾謝病中至元二年復召至京命議事中書省仲平多  
病帝聽五日一至省四年五年復召還命與太常卿徐  
世隆定朝儀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未幾  
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擅權勢一時大臣多阿之中  
平必正言不少讓遂自請罷八年為集賢大學士兼國  
子監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仲平聞命喜曰  
此吾事也家事悉委其子師可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

生事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怒是自己事諸生學業是上  
命也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涵養數年將來必  
能為國家用乃奏舊弟子散居四方如韓思永蘇<sub>節</sub>耶  
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姚焯等皆驛致館下為伴讀欲  
其夾輔匡弼又欲令蒙古生學習筭術乃自唐堯戊辰  
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為一書  
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又教諸生習顏魯公字蒙  
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小學生習  
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每說書不務多欲其踐行不

經義通考  
貴徒說嘗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着得無疑方  
是有功又曰敬敷五教在寬為教者當以寬容存心蓋  
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大者有可成小  
者處難以強之久之諸生人人自得下至童生亦知三  
綱五常為生人之道仲平又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  
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士君子嘗以農務為  
生商賈雖為逐末果處之不失義理亦無不可史臣謂  
其設教之方千古一見云十年權臣屢毀漢法仲平請  
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仲平弟子耶

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以守仲平規矩從之元自得  
中原用金大明曆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為曆家  
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仲平領之曆成奏上賜名曰  
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帝以子師可為懷  
孟路總管以養之十八年辛巳病革家人代祠仲平曰  
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冀歛如儀既撤而卒年  
七十二嘗語其子曰我為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  
死後慎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  
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朝野莫不哀傷以為

斯道斯民之不幸

按羅整菴曰衡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致位通顯雖未得盡行其志然當其時而儒者之道不廢可謂有功於斯文殆難以仕元之故而并棄之也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與臨卽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傳輩講學得程朱氏微肯著易詩書論語說以養其明義祖以文學知名父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與吳澄為友以翰林院編修官致

仕娶楊祭酒文仲女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大德初至京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每挾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艱服除再為助教除博士仁宗即位拜臺臣為祭酒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有為異論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太常博士丞相拜住從集問禮器祭

義集為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任歎  
息益信儒者有用遷集賢修撰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  
修官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  
經傳註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  
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  
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  
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拜翰林直學士俄兼  
國子祭酒文宗即位命兼經筵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有  
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史大典閱歲書成

凡八百帙既上進以日疾乞解職其評議文章不析之  
於至當不止其說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以此二者  
忤物速謗終不為動至正八年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  
十有七官自將仕郎十二轉為通奉大夫贈江西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封仁壽郡公集家素貧歸老後食  
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者爭起却舍以待之  
然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學雖博洽究極本源經緯彌綸  
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曆乾淳風烈嘗以江右先賢甚  
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欲取太原元好問中

州集遺意別為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為  
文萬篇藁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為二室  
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  
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

虞槃字仲常集之弟延祐五年第進士授吉安永豐丞丁  
父憂復除湘州判頗稱癖古秩滿除嘉魚縣尹槃已卒  
槃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非而柳子  
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有識詩書春秋  
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故尤善讀吳澄所解諸經

義輒得其旨趣澄亟稱之不幸年不及艾而卒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幼貧讀書刻苦晝夜不少懈  
父子自為師友貫通百氏早有文名程鉅夫盧摯先後  
為湖南憲長咸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延祐初鉅夫  
以摯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陞應奉翰林文字仍兼  
編修選國子助教復留為應奉南歸省母旋復召還朝  
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間習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為  
授經郎以教勲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閣中有所咨訪  
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

續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一  
曰何如揭晏碩問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授朕經即揭晏碩所進也其見親重如此與修經世大典特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選翰林待制陞集賢學士階中順大夫奉旨祠北嶽濟瀆南鎮便道西還時秦王伯顏當國屢促其還侯斯引疾固辭既而天子親擢為奎章閣供奉學士乃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及開經筵再陞侍讀學士同知經筵事以對品進階中奉大夫經筵無專官曰頌曰知多宰執大臣故微辭與義必屬侯斯訂定而後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

以俾益治道天子嘉其忠懇數出金織文段以賜詔修遼金宋三史侯斯為總裁官丞相問修史以何為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四年遼史成得寒疾七日卒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侯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友於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

史之貪墨病民者尤不曲為揜覆為文章叙事嚴整語  
簡而當詩尤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  
勲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絕域咸慕其名得  
其文者莫不以為榮云

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於懷乃娠  
歷二十四月始生潛生而後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  
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中延祐二年進士第授  
台州寧海丞選兩浙都轉益運使司石堰西塲益運改  
諸暨州判官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

編修官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尊  
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出  
為江制等處儒學提舉潛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  
納祿侍親之情絕江徑歸俄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除  
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經筵官執經進講  
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陞侍講學  
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始得謝病南還優游  
田里間凡七年卒於繡湖之私第年八十一贈中奉大  
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



續文獻通考  
二十三  
謚曰文獻潛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  
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宁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  
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水壺玉尺織塵弗  
汚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震未易涯淡一旋若踵  
間煦如陽春潛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剖  
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  
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  
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潜伏不動而  
淵然之光自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彙三十三卷義

烏志七卷筆記一卷

柳貫浦陽人字道傳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  
於蘭溪金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  
經百氏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  
沉鬱春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為江西縣  
儒學教諭仕至翰林待制與黃潛及臨川虞集豫章揭  
傒斯齊名人號為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  
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

三卒

續文獻通考  
二五  
吳萊字立夫浦陽人集賢大學士直方之子輩行稍後於  
柳貫黃潛而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日輒成  
誦嘗往族父家日記漢書一帙以去族父追扣之萊琅  
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衆驚以為神延祐  
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裏山中益窮諸書  
與旨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  
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三  
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  
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誤皆未脫橐貫平生

極慎許與每稱萊為絕世之才潛晚年謂人曰萊之文  
斬絕雄深類秦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吾縱操觚  
一世安敢及之其為前輩所推許如此萊以御史薦調  
長蘓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僅四十有四君子惜之私謚  
曰淵穎先生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六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六

皇明

宋濂字景濂金華人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  
 盡自是日記二千言少纂古人之學研究經史析理精  
 微十五受業于聞人夢吉繼學于吳涑又游于柳貫黃  
 潛之門且泛濫百家悉得肯要乃發而為文雄麗溫雅  
 浩然不息元末避亂龍門山 太祖徵至甚眷之命

司制作一代典章文物承旨撰次皆足傳後天下無賢  
愚識不識企慕之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麗安南  
使購瀛文不啻拱壁瀛坦重任真不忤物為人給亦不  
較其學無所不窺而尤以篤行為尚嘗曰古之學者使  
心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敝  
也好接引後學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久而不衰遇  
人拜雖三尺童子必屈膝以答至王公貴人曾不少降  
下一候其門 朝廷有大議援古今辨說侃侃不回平  
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不事產業自少至老手不廢書

及歸青蘿山閉戶纂述人罕窺其面視近甚明能一黍  
上作十餘字十三年子慎獲罪安置茂州卒於夔所著  
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  
記一卷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四十卷行于世正德中  
追謚文憲

朱善字備善豐城人十歲通四書五經大義壯年以經學  
授徒隱居鄉里解經著書以聖賢道學之傳為己任所  
作有詩經解頤輯釋史輯等書洪武八年授翰林脩撰  
以家屬不完謫教遼東有遼海集尋賜還鄉著皇極經

世等書十七年 召為翰林待詔進 文淵閣大學士  
上命讀心箴復言人心道心倚伏之機大見嘉納逾  
年卒卒之夕鄉人見有星如虹墜于居所人以為文星  
之墜後追謚文恪

曹端字正夫河南浞池人為山西霍州學正專心窮理之  
學日事著述率訓弟子務期躬行實踐及調蒲州士子  
上章爭欲得之竟終欲霍一郡人罷市童子亦悲泣上  
官不敢以屬禮相遇至其境必敬謁之凡考核必質之  
以主去取其父初信佛端作夜行燈一書獻之父即舍

去所撰書至今行世學者稱為月川先生為人篤尚理  
學躬行實踐自幼以聖賢為己任其言曰佛氏以空為  
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  
人由之路嘗著家規輯畧釋太極西銘通書又作存疑  
錄夜行燭篇家宗統譜月川書圖孝經有述解性理有  
文編孝親弟長崇正厚倫仕終蒲州學正彭幸菴公欲  
舉端從祀孔廟以為 本朝理學之冠嘗致書於南巡  
撫李榕山都憲曰我 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  
盛于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渾

池月川曹先生始然則公之學有師承有自來矣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少以學行聞江東郡縣薦為校官不就永樂末以醫生舉 仁宗監國命教功臣子弟拜監察御史陞左副都御史天順元年卒謚文恪公古貌古心學窺性理孝義幼聞清節莫比所著性理羣書補註文章辨體其集解文公小學錄上經筵其求端用力必由博入約自體達用其為文以羣經為之本以遷因為之輔而要歸則一本于理

梁寅字孟敬臨江新喻人家貧力學通六經之旨累舉不

第遂棄舉業遍交名士講求正學年八十二而卒所著有周易參議詩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年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張朱諸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八年父貞為河南鄆陵教諭命就試河南中第一明年辛丑第進士宣德二年擢御史監湖廣銀場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晨夜玩讀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深探密玩或通宵不寢正統元年

出為山東提學僉事每臨諸生親為講不事夏楚皆呼  
之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問三楊吾鄉誰可  
為大臣者皆以公薦 召為大理少卿因令一見振公  
正色曰安有授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者已而遇諸塗  
行跪禮德溫獨不屈振由是憾公會振姪玉山謀娶獄  
夫之妾懼其妻阻誣妻毒殺夫坐死德溫辯其冤都御  
史王文韶事振劾德溫受賄棄律竟坐公死繫獄持周  
易誦讀不輟得大臣伸救又家人乞代死免歸田居家  
六年造詣益邃十四年給事中程信薦起為大理丞景

泰元年南京大理卿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  
於江上獨公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  
耳四年秋 召入北大理天順元年 英廟復位遷禮  
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  
諫不聽又見曹吉祥石亨等竊弄威權遂引疾致仕居  
家八年四方從學者日衆每以聖賢為師日衣冠危坐  
望之儼然可畏雖燕居亦然隨其所寓圖書箴規恒在  
左右凡辭受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  
接人和氣可掬無大小衆寡以誠待之晚年造諸高明

踐履純熟教人以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為  
文根理詩古淡出於自然所著讀書錄續讀書錄河汾  
詩集文集行于世天順八年卒年七十六世稱敬軒先  
生贈禮部尚書謚文清成化元年監丞李申劉文安公  
請公從祀言公真躬慕古設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  
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論其於  
道所得以此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  
祥許謙之推行緒說未知可伯仲否至斥建言者為非  
愚則諛過矣羅整菴曰薛文清學識純正踐履篤實出

處進退惟義之安其言雖間有可疑然察其所至必有  
能及之者可謂君子儒矣弘治九年令春秋專祀於鄉  
隆慶五年 詔從祀孔廟稱先儒薛子

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國子司業溥之子弱冠見伊  
洛淵源錄心慨慕之遂棄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日取  
四書羣經及先儒語錄玩味之不下樓者數年久之名  
聞京師累薦弗起天順間以石亨薦 上命行人曹隆  
賜 璽書加束帛徵之既至 命為左春坊諭德上疏  
辭 召見 文華殿對曰老病不堪供職 上不允顧



謂大學士李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供職與弼終不  
就 詔許之進十事再 召見慰勞遣行人王惟善送  
歸道遭風幾覆舟衆皆駭怖與弼獨正襟危坐居鄉動  
必以禮不受變於俗家貧力耕以自給四方來學者束  
脩皆不受常嘆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治天下難矣必  
除之吾可出又常病宋末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  
焉故不輕於著述卒年七十九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  
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舍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  
之露然當風頽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且

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暇則詠物適興曾稭  
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無不踴躍思奮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正統丁卯貢士身長八尺目  
炯如星右臉有七黑子生之前夕母夢白龍入室其光  
若晝幼秉竒悟戊辰辛未會試不第聞江西吳與弼講  
學于臨川遂棄其學而學焉丁亥游太學祭酒邢讓試  
和揚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為  
賜言于 朝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羅倫章懋  
莊景賀欽輩皆與游欽時為給事中聞獻章論議即日

解官去獻章歸四方學者日益衆江西布政陳煒脩復  
白鹿洞書院成聘獻章主之不就壬寅以布政使彭韶  
都御史朱英薦赴京師 召試吏部辭疾不往上疏乞  
歸養授翰林檢討上表謝不辭而去教人以主靜為先  
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員神不測之神又曰日用間隨  
處體認天理緊要正在勿忘勿助問又曰學以自然為  
宗以忘已為大以無欲為至其教人不立語言文字有  
勸之著述則曰伏羲著述數盡耳况畫前元有易乎又  
曰六經之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剩語楓山語錄曰天下

學者做誠未至動不得人惟白沙誠能動之或謂白沙  
學流于禪亦未為定論

陳真晟字剩大

漳州人學術專一教人以靜初讀中

庸為存養

覺無統緒繼續大學始知為學次

第乃以大

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傳註主敬諸

說以

大學之基本也求其所

以為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  
見得親切實下功夫嘗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難過主  
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 天順二年詣 關上程朱正

續文獻通考  
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  
夫次作心學二圖其一為天地聖人之圖其一為君子  
法天之圖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即致知  
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  
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誠意之事是為聖功之成  
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自伏  
羲畫卦示精之後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  
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日濟傳之文緝熙武成周  
公待旦孔子博約孔子傳之顏心齋曾一貫思尊德性

孟求放心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  
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後悔者  
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隨唐科舉  
是以上視此心學為無用故多不求又失其真傳焉今  
幸 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之則心學  
之傳可以繼朱氏矣疏上舉 朝日為迂儒竟不報聞  
臨川吳聘君名行至江西欲就正焉太史張元禎止宿  
扣其所得大加稱賞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  
真如聘君者不必見也遂歸鎮海遷龍岩晚定居于漳

之玉川卒年六十有四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丙辰進士先世以軍功注興化衛總旗少孤襲戎役厲志學古畫役公署夜歸讀書嘗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奉使廣東徃見陳白沙執弟子禮白沙告以為學須主靜一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服為吉安府推官信孚上下告績至淮寒凍幾絕所知覆以敝裘得免弘治末為御史袍服朴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以母老乞終養短床敝席蚊帳

不能辨身治畦妻子服食粗糲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吏部以其養母清苦奏改晉江教諭以資其祿不拜又授侍郎潘禮例月給米三十石卒之日幾不能殮詔賜坊表宅扁曰孝廉

賀欽字克恭遼東廣寧人成化丙戌進士聞陳白沙講論

輒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靈奚以為世用即日抗疏解

官執弟子禮別則肖白沙像懸於家之別室日瞻企之

弘治初內閣首薦授叅議疏辭且上治理四事上允

所辭而四事亦以浮泛正德初鄉寇暴發戒勿犯先

生家鄉人聞而請往撫之賊遂退散陳白沙嘗言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衆說交騰如水中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其見重如此家居杜門潛心理學清脩篤行鄉閭化之稱曰醫閭先生

葉盛字與中真隸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仕至吏部侍郎卒謚文莊公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效古人居家悖孝友蒞官清慎勤恪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門無雜客閑居手不釋卷考古辨疑至忘寢食而于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動心其居諫垣當己己之變所䟽

誅失律獎死事守邊關賑蝗旱厚迎上皇復午朝等事詞氣慷慨人以為難前堂後寢各置范文正公圖像政暇則拱手默對良久而去且好古博學根極理要真希文之亞哉所著有西垣奏藁上谷奏篇水東日記萊竹堂等集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南城人景泰甲戌進士自少沉晦周謹言動必以儒為準其學以窮理為先博物洽聞為輔正心脩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為奇自公之暇允書有異種輒從假錄藏書至三萬卷自刑部郎歷藩臬進南京

刑部尚書一以清節自持不阿權貴故所至畏服大學士劉吉惡其剛直嫉御史鄒魯以事誣公遂乞致仕所著有周禮註解左傳擷英宋元史臆見椒丘集行于世弘治壬戌卒于家有司請謚謂其仕也有功有烈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既無愧于薛瑄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雖出異數亦稱情云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從吳與弼游慨然以斯道自任其學以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其齋至性純孝父病劇嘗糞味苦尋

愈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哭踊絕而復蘇久之柴斂骨立杖而後能起三年不入寢室月朔之薦四時之享及總功之喪動遵古禮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從學者築書館居之語學則曰為己語治則曰王道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加嚴密每日必立課程祥書得失自考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至異端佛老之學尤深辯詳闢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為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

爲其進學箴畧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立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畢矣羅整菴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

羅倫字彝正號一峯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天資剛敏清介澹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教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錄開發之惓惓不少怠於富貴真如浮雲過日潛脩之功垂死不已而踐履益純此靜觀正密之銘所以作也廷對策中引程子

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改其下句公不從直聲大震楓山語錄曰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直可脩政立事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浚川慎言曰或問克菴曰節行振世又問羅一峯曰學術衛道又請折諸聖曰由士賢克之也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乎由彝正克之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者乎公爲脩撰時大學士李賢遭喪 朝廷畱之臺諫皆不敢言公上疏力陳古今起復之非遂落職提舉市舶司士論榮之及再

入翰林遽以疾告橫經受徒日以註經為業十年卒于  
金牛山追謚文毅所著有一峯集

章綸字大經浙江人正統己未進士景泰景泰中為禮部  
主事知無不言而請朝 上皇請復 儲一疏詔獄榜  
掠曾無悔心其論學者須大其心胷蓋心大則萬物皆  
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繼會大又須小心必有涵養工夫  
心纔會小不至狂妄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真  
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  
心為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

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是一泰一否祇憑氣運  
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弟兄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  
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做橫渠復古之志行蓋田呂氏  
之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婺有三巨擔自何 金訐  
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  
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每誦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語便覺自警拔  
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  
之雜論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進退辭受之節頗



分明不敢放過先生專志六經附傳子史意所詣極將欲起藝學數百年後會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派以上接東萊悔菴之傳卒贈南京禮部尚書謚恭毅

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吏部左侍郎少以奇章七歲寧獻王召見命之詩有心定萬事定之句憲宗踐祚勸行三年喪及上疏論王道幾萬言尋與時宰不合養病家居二十餘年潛心理學名益大著後三赴召而出在經筵首勸閱西銘太極圖孝皇即取二書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將大用之竟困

于讒口為人孤峭奇拔卒以是不容於時輩平生博涉羣書尤好探經傳多所獨得詩文平實為人所重楊廉稱其造詣高于一時必儒者之學果有見焉始可以讀先生之作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丙戌進士官禮部尚書卒贈

太子太保謚文懿力學敦古襟懷坦蕩嗜好不入於心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其不能易初授編脩即與同官莊杲黃仲昭諫鰲山燈火廷杖出知臨武縣改南評事陞僉事考績乞歸閉門却

掃力耕自給四方弟子執業者雲從名卿隱士接軫于門或諷為文章曰小技余弗暇請著述曰儒先之言盡矣剛其繁蕪可也弘治中起祭酒首厲教化明道術政德改元歸以禮部侍郎致仕嘉靖初特進南京禮部尚書致仕雖官僅三品食祿不數載尋請老歸林而隱然繫天下之望者幾二十年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苦志潛脩不妄言動以古聖賢自期敝衣糲食人所不堪其學以克己求仁為要因自號克庵讀書不資文辭嘗手錄格言以為實

踐之助為御史正色直言不忌時諱尤嚴於君子小人之進退提學南畿力變浮華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為教擢布政使務為惠養育材如春持憲如秋其視去就升沉漠如也由河南憲使復除任廣東布政使中官誣以他事逮赴京廣人數萬擁留之在道病作卒于南昌所在至今人有遺思

周瑛莆田人立志欲求見聖人之一故為學必欲由博以反約由是肆力於百家羣藝教人必先於靜得隨事窮理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會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融貫

有得官至布政使

張吉餘千人信古好義耻同流俗以名節自砥礪其為學務窮理致知體之身而驗之心直欲著於事為初任主事劾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出判景東能申明禮治土官長及夷民咸信化之後知梧州以聖賢之道諄諭郡生一時知所嗜向人以為非有本不能也

羅欽順泰和人莊篤由衷動執梨桀不能撓以非因自號整菴人固信其為整也凡出處取與必欲印有成憲嘗曰人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關否則悠悠直到底其

教人每以是官至尚書甘茹清素晚年不下樓數載以終著書三篇曰困知記摘似明貞剔偽正實其曰析心性以辯儒釋合理氣以一天人達茲四者而羣言統矣其武夷之派乎

楊蕪字方震豐城人淵源自六經權衡程朱低昂百氏故其發之詩文鑿鑿乎先儒之矩度若求之漢唐殆不能及程朱之書至老篤好自脩諸身施諸政以致文詞書札冠禮衣裳之細必取法焉或羣言淆雜人莫適從先生輒舉二夫子言曰程朱云云吾不知其他可謂言程

朱之言行程朱之行服程朱之服者矣嘗復余子積論  
理氣曰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論萬則不徒氣萬  
而理亦萬此言尤有獨見自庶吉士歷宗伯嘉樂退休  
之心始終一致卒謚文恪所著有文集奏議家規及  
皇明名臣言行錄理學名臣錄等書

蔡清晉江人飭躬砥行不入俗浮靡其學以六經為正宗  
四書為嫡傳宋四儒為真派生平精力盡如此摹擬闡  
解一時學者所宗曰虛齋說也正德間為江西提學忤  
寧藩欲傾之遂致仕先生凝重端雅操養力專而進取

之念畧初與甯永積楊九峯拜何叔丘願為弟子既又  
友儲殖菴楊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  
嘗曰吾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  
又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去舊  
來新日改而月以化又曰前輩何嘗不教人舉業義理  
克拓發由中之蘊彙括以時文之式自然神采動人奚  
必搜竒索隱收難字為工泉州一方文物之盛實始于  
清

呂柟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正德三年進士第一除翰林

脩撰公初入庠校與馬理康海皆有名關中既入翰林  
朴靖端約力學慕古特逆瑾用事以公鄉人欲引啗公  
驟與卿佐且援先朝故事得入內閣公遜避不與來往  
瑾憾且中傷公會瑾敗得已九年請告歸 嘉靖元年  
復除脩撰三年議大禮下詔獄降解州判官六年陞南  
考功郎中九年陞卿南尚寶十三年陞南太常少卿十  
四年陞祭酒國子監公篤行率人勤於訓迪每有條約  
動遵古誼經書子史博讀詳玩並有發揮門生環向請  
益耳聽口授無倦容無擇言十五年陞禮部侍郎南京

十八年致仕歸越四年卒公方總角即有志聖賢道學  
不為辭章之習在南都日集問道請業之士懇懇為發  
明講解或問朱陸同異公曰晦菴象山同法堯舜同師  
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亦  
何害其為同哉學者不負力行而膠于見聞以資口耳  
竟於身心何益聞者多感發興起其訓釋經籍皆躬行  
心得之言有程朱之所未發者 本朝學者見道分明  
踐履篤實粹然成德者惟河津薛文清公一人觀于讀  
書錄可知也乃至子今涇野公出焉完名今德不忝文

清至于著述公則為成其大者若周易說翼尚書說要  
毛詩說序春秋說志問內篇外篇四書因問宋四子抄  
釋足以發前聖之奧旨正後賢之徧識指來學之迷途  
若斯人者謂不有功于聖門可乎

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少有奇質歷官翰  
林宮坊專心問學為文詞簡直有理致不為奇溢語而  
言意宛轉可愛尤熟國家典故議論建白緣飭吏事應  
對賓客出入經史初在翰林即勸 裕陵勤經筵以明  
聖學謹內治以敦政本未幾上時政十二事條蜀寇防

禦便宜 成化初為祭酒兩任國子表率生徒規閑整  
整又上言祀禮儲蓄省刑減役薄稅禦虜撫夷等十事  
國朝尊崇孔子冕服循前代用天子制而禮樂不稱  
封號不加公以為闕典宜更議下禮部鄒尚書不可

茂陵用公議增籩豆十二舞八佾十四年陞禮部右侍  
郎尋轉左十六年陞尚書二十三年加 太子少保公  
又言書蔡氏傳璿璣玉衡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  
有西番烏思藏者合諸族入貢徵賞踰舊額歲益至三  
四千人河西諸番又詭烏思藏益不可詰公請視海中

倭夷給與符二十道每貢書貢使名及貢物符上識以  
 金印至關驗是納否斥去 成化末月當食不食  
 衆議宜賀公言陰盛故不可賀竟不賀 弘治元年致  
 仕歸聞有虜警力疾上安中國禦四夷十事又三年卒  
 謚文安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 天順甲戌進士資性澄明服  
 膺儒素以古人自期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脩 成化  
 中預脩 英廟實錄及校通鑑綱目上疏言宋神宗好  
 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 上親賢講

學以史書質經傳窮義理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皆嘉  
 納之進侍講以艱去 孝宗起脩 憲廟實錄李文正  
 貽書勉以乘運拯世之義乃勉力入朝供事史局於汪  
 真王越開邊事書之不諱正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  
 若將浼然清脩勇退耻絕功利不為時局所惑 弘治  
 中為兩京祭酒以道義廉節為教復嚴約束明出納廣  
 建置 上疏正文廟祀典及申明補敝舉墜凡所建白  
 皆師古義不徇俗以希世 正德初權奄用事矯令致  
 仕卒贈尚書謚文肅所著有真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

續錄四子釋言赤城志方石文集又刻方遜志文集以傳于世

丘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大學士謚文莊公少孤力學六歲能詩弱冠著論為耆儒宿彥所畏服以廷試第四改庶吉士預脩寰宇通志 英廟錄宋元通鑑綱目累遷學士祭酒禮部右侍郎嘗著家禮儀節朱子學的世史正綱及大學衍義補 上嘉其羣書尤熟 本朝典故而禮學之精著述之富人無出其右者

王鴻漸字懋學河南南陽人崇實黜浮誠信動物讀書以窮理致用為的雖一字異同必審其義之所安善觀史務審得失辯邪正為山西提學先行檢而後詞華多士歸心 孝皇嘗謂劉大夏曰鴻漸他日可大用歷遷吏部侍郎尤明習國典 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己之詳皆能一一言之官至南京戶部尚書謚文莊

羅公僑歷官有聲嘗為台州知府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嘗著潛心錄以貽其子所論性理之懿極有旨義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



便者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者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者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目朝至由興至寢不可有一豪惡念惡念一萌即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即克廣之使若泉達火然此二條人能體驗於心身則心無不存而身無不脩矣德學如公真一代巨望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性度端雅博綜羣籍初知許州諭諸生義利之辯及忠孝大節所舉皆重風化徵為戶部員外郎 孝廟臨御諸公奏抑恩倖釐

度支多出公筆薦陞江西提學副使以身為教先行檢而後辭藝士類勃興累遷副都御史以不通劉瑾勒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陞戶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尋以言官交薦起禮部尚書竟辭不就力學至老弗懈無書不讀諸經究極奧旨為文類擅弓左氏詩歌出入李杜間樂府有晉魏風格一時文學之士收名定價率以公為師造請無虛日所著簡端學史二錄已為都憲吳獻臣錄進其定性書說漕政舉要錄容春堂勿藥諸集藏于家王文恪公嘗序之為無媿昌黎云公操履端謹於

聲色貨利嬉戲事絕口不言嘗自言曰願為真士夫不為假道學平日研窮有得著為日格子十二卷蓋取伊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意而疑似之剖析義理之折衷人物賢否之評古今治亂之故亦畧可見自登第至待義一切餽遺例不苟受篋無長物惟圖書金石遺文畜之甚富人稱公于家為孝子于世稱純儒傑然為天地間完德君子卒謚文莊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閉門斂跡不事交游為編脩益沉潛學問不專為文詞歷

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危坐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肯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虚心約己清慎不渝憂時濟世之心每惓惓焉屢請告屢起屢歸羣情鄉慕益競特名節嘉靖初文薦不起卒年六十七謚文恪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父華成化辛丑進士第一歷官南京吏部尚書伯安少穎異有逸氣年十七謁婁一齋毅然有希聖之志弘治壬子舉鄉試己未第進士授刑部主事日事案牘夜誦五經及先秦兩漢書尋移病歸越即陽明祠闢書屋究仙經秘奧甲子聘考山東鄉

試改兵部武選主事 正德元年劉瑾亂政首抗疏乞  
 誅瑾瑾大怒縛杖 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居夷  
 日夜默坐求諸靜一始悟格物致知之學提學副使席  
 書聘主貴陽書院五年始知廬陵縣瑾誅陞南京刑部  
 主事調吏部至考功郎中陞南京太僕少卿值畱罔多  
 暇專以良知之旨訓後學從遊之衆自徐始九年陞南  
 京鴻臚卿十一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時  
 牽察賊大起江廣湖柳騷然 上命三省會征伯安首  
 誅通賊監生吳讓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

賊又平桶岡剎頭賊尤悍點明年進兵連破三剎乘勝  
 逐北滅巢二十有八賊藪盡為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  
 歲時祀伯安陞副都御史叙子錦衣衛百戶伯安班師  
 至贛開書院日與海內名賢士大夫講學設社學教郡  
 邑子弟歌詩訓禮嶺北風俗為之丕變十四年六月宸  
 濠反伯安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顧泌言狀伯安  
 急走小舸返吉安與知府年文定謀討賊發檄召江西  
 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  
 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以疑宸濠賊果疑四路

兵且至不敢直趨南京攻南康九江安慶伯安兵已大  
集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二  
哥四哥宸濠特攻安慶聞之解圍反顧巢穴伯安迎戰  
于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內閣太  
臣及王瓊忌伯安久之不賞 嘉靖改元 詔錄伯安  
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  
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為詞嗾言官論沮伯安不  
得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奏牘  
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擒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

伯安不自安累疏辭封五年岑猛黨盧蘇王受相結而  
叛起伯安代姚鏌開示恩信蘇受等自縛來歸伯安諭  
蘇等 朝廷宥爾宜有以報 皇恩衆皆頓首願效死

伯安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與蘇等約且用爾衆一戰  
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嶺兵官約束過八  
寨徑搗其巢八寨劇賊誅斬萬計捷奏至桂文襄素忌  
伯安言伯安挾詐專兵伯安亦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時  
七年十一月也年五十七初聞於朝忌者媒詆遂削世  
襲伯爵至 隆慶中始復贈謚文成 萬曆十二年從

祀孔廟稱先儒王子伯安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  
喜俠長工詞章壯好仙釋中年體驗聖學悟從天啓遂  
屹然以斯道為己任其學問直求諸心其教人以致良  
知為主其語門人曰良知者心之本體心之本體無起  
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  
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  
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良知不由見聞見聞莫非良知  
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平生著述  
甚富如傳習錄及文錄盛行于世然伯安之學與朱文

公稍異以故海內士疑信者半惟泰和歐陽文莊公德  
安福鄒文莊公守益吉水羅文恭公洪先相與尊信而  
發明之其徒慕致良知三字之簡易無問遠近賢不肖  
踴躍而從者甚衆然靈覺暫萌物欲旋蔽退而叛道悖  
德者亦多視程朱門人之有入門有實地隨分各得者  
異焉則王氏之成就人材信與程朱異矣從祀之日議  
論紛紛有以哉

按陳白沙王陽明二公之學功夫簡捷最易入道世或  
病其出於象山然射者期於破的渡者期於到岸學者

期於聞道苟射者破的渡者到岸斯能事畢矣又何必問其所從入哉我朝理學之士薛文清瑄陳克菴選為最胡敬齋居仁羅一峯倫章楓山懋亞之蓋一峯楓山偏於退隱為高矣陳白沙獻章近于禪莊定山景工于詩與未軒仲昭言行皆未見灼灼定山晚年出處一節雖白沙亦譏之陳剩夫是狷介之士其學識比胡敬齋猶未及鄒吉士智忠鯁名臣不必廁于道學餘非學所敢議矣楊方震錄所遺前有曹月川端後有何叔丘喬新邵二泉寶羅整菴欽順今皆續入

羅洪先字達夫號念菴江西吉水人嘉靖己丑進士時大學士楊一清等以洪先廷試卷進呈世宗親批曰學正有見言謹而意必忠遂擢第一其學以主靜為本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脉終日註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無然歆羨無然畔援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為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箇幽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為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脩些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悖

此而費勞攘故謂之凶觀周子爭死囚即欲去位趙清  
獻無少納交卧疾散篋無錢行部深入感疾未嘗有分  
毫不盡心處此是真能主靜者蓋樂則行憂則違或為  
季桓子之仕或為燔肉之去孔門相傳脉絡始相續也  
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為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  
欲一切享用玩弄安頓便宜厭忽縱弛隱忍狼狽之弊  
紛然潛入而不自覺即使清介孤潔自守一隅亦不免  
於偏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天下之務其與未  
知學者何以相異是可深省而致思哉

魏良弼字師說江西南昌之新建人學者稱為水洲先生  
先生蚤年銳志理學每以古聖賢為矩矱時王文成  
良知之學先生以為此六經正脉遂傾心師事文成文  
成嘗謂誓當世道力行所知將在此子嘉靖癸未舉進  
士令松楊以學為治民謳思之 肅皇初召居諫垣嘗  
持讜論以撻逆鱗 詔獄者二 廷杖者四迨星變疏  
斥權倖彗孛為之退舍雖數蹶數起絕不以生死休其  
中燕市人目為鐵黃門閒居四十載 穆廟登極復起  
太常少卿志不偶時拂衣歸老未竟厥施人咸惜之居

家孝友表式一方與鄉人遇禮恭而言直偶出岸語箴  
誠退輒稱說以作家範父子兄弟有過則竦然慙恚曰  
慎勿令魏水洲聞其為閭左所敬憚如此先生求端用  
力惟在因明至誠自筮仕以及歸農一言一動靡弗與  
造化鬼神相質對故能使 皇穹回象 君父易慮士  
庶傾心人皆以為明誠之驗云平居嘗與鄒東郭羅念  
庵歐陽南野諸公相與倡和於道德既卒特祀豫章先  
賢祠先生嘗語門人曰繁辭複說學之蔽也故奏疏詩  
文多燬而不存歿後十年劉司成嘗徵其集以表後學

而其詳載華亭侯熊際華所為序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六終

續文獻通考



經文虞通

三

